

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 第四輯

葉啓勳 著
葉啓發 撰

一葉書錄（拾經樓紬書錄）
華鄂堂讀書小識



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 第四輯

一葉書錄（拾經樓紬書錄 華鄂堂讀書小識）

葉啓勳 葉啓發 撰 李軍整理 吳格審定

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二葉書錄 / 葉啓勳，葉啓發撰；李軍整理。—上
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.5

(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。第四輯)

ISBN 978-7-5325-7056-0

I. ①二… II. ①葉… ②葉… ③李… III. ①題跋—
中國—民國—選集 IV. ①I266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3)第 229596 號

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

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(第四輯)

二葉書錄

葉啓勳 葉啓發 撰

李 軍 整理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
上海 古 籍 出 版 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：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：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：www.ewen.cc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、發行經銷

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 11.5 插頁 5 字數 235,000

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：1—2,100

ISBN 978-7-5325-7056-0

K · 1789 定價：38.00 元

如發生質量問題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

《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》第四輯編選說明

明清以迄民國之古籍書目，存世者多達千餘種。《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》前三輯，已出版書目、題跋四十五種，頗受讀者歡迎。本輯續前編，斟酌去取，訪求秘本，專人整理，將收入以下各種：

- 一、新輯紅雨樓題記·紅雨樓書目 明徐勃撰 據刻本、抄本及手跡整理
- 二、澹生堂讀書記·澹生堂藏書目 明祁承爍撰 據刻本及稿本整理
- 三、閑有益齋讀書志 清朱緒曾撰 據翁氏刻本整理
- 四、愛日精廬藏書志 清張金吾藏並撰 據張氏刻本整理
- 五、雲間韓氏藏書題識彙錄 清韓應陛藏 鄒百耐纂 據稿本整理
- 六、傳書堂藏書志 蔣汝藻藏 王國維撰 據稿本整理
- 七、羣碧樓善本書錄·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 鄧邦述撰 據鄧氏刻本及手跡整理
- 八、積學齋藏書志 徐乃昌藏並撰 據稿本整理
- 九、二葉書錄(拾經樓紬書錄·華鄂堂讀書小識) 葉啓勳、葉啓發撰 據印本及稿本整理

十、善本書所見錄 羅振常撰 據稿本整理

相關內容版本，由整理者撰寫說明，載於各本之首。本輯選目整理，略有以下側重：

一、重視藏書題跋、書志整理

前人藏書題跋、書志諸作，較之普通書目，著錄多出於撰者目驗，對圖書內容及版本之揭示較為深入，因而歷來受人重視。題跋與書志，雖較書目著錄為備，實則仍有差異。題跋形式不拘，內容專門，反映各書特色及撰者學養，足供後學參考，其不盡如人意處，或因篇幅有限，或則稍涉隨意。書志之作，通常覆蓋四部，品種繁多，其著錄體例整飭，描述詳備，雖不以議論見長，而實合於「述而不作」之旨。藏書志編纂盛於清末，民初流風未泯，諸家藏書雖已星散，藏書志未刊稿本猶有遺存，可供考察各書內容體例、撰者生平、抄刻先後、版本異同、存佚遞藏之助。本輯子目遴選，即以藏書題跋及藏書志為主。

二、重視稿本書目利用

本輯收錄藏書志多種，其中除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曾經刻印，即取刻本為底本外，《雲間韓氏藏書題識彙錄》、《傳書堂藏書志》、《積學齋藏書志》整理，所據則為撰者稿本或抄稿本，原本分庋各圖書館。《善本書所見錄》底本，則出於私家珍藏。現經複製整理，參互校訂，首度面世，彌足寶貴。化珍稀為常見，多賴各方同仁有力支持，在此謹致謝忱。

三、重視新編題跋書錄

書目文獻整理，不僅應關注已經抄刻成書者，又應利用資源作深度加工，如輯錄各書題跋、編校考訂舊目，事關學術，均可用力。本輯所收入《新輯紅雨樓題記·紅雨樓書目》、《澹生堂讀書記·澹生堂藏書目》等，皆為名家所撰藏書、刻印記錄，此前未經結集，出於今人新輯，堪稱精心之作。如紅雨樓藏書原本星散，分藏海内外，整理者尋訪原書，校核考訂，不辭辛勞，已逾十載。澹生堂主人不僅以藏書及《澹生堂藏書約》名聞後世，其於古書評鑒、編目整理、存藏保護等亦多實踐，深具見地，議論文字散見於文集別著，茲經輯錄，與藏書目彙為一編。他如鄧氏《羣碧樓善本書錄》、《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》整理，曾取校原書題識。《二葉書錄》係合編葉氏昆仲《拾經樓紬書錄》（排印本）、《華鄂堂讀書小識》（稿本）而成。任事諸君，以一己之勞瘁，為讀者謀方便，非僅有功文獻，堪稱不負古人。讀者有心，諒蒙首肯，而書囊無底，搜羅未備，尤俟同好之增益。二〇一二年十月吳格識。

整理說明

《二葉書錄》者，長沙葉德輝兩侄所撰《拾經樓紬書錄》、《華鄂堂讀書小識》二稿之合編也。

《拾經樓紬書錄》三卷，葉啓勳撰。啓勳譜名永勳，字定侯，號玉磽後人、更生居士等。湖南長沙人。葉德輝胞弟德炯次子。據明影宋抄本《建康集》書錄云「惟先世父得此書於庚子冬至後一日，是年五月爲余生辰」，又大興翁氏傳抄宋本《寶刻叢編》書錄云「己巳夏五望後二日，余從道州何氏得之。是日爲余生辰，友人聚集同觀」，稿本《說文釋例》書錄亦云「辛未五月十七日……是日爲余生辰」，由此可知，葉氏生於光緒二十六年（一九〇〇）五月十七日。其父德炯事跡未詳，似不以藏書名世。按明成化本《李文公集》書錄云「唯余今春先君棄養，先世父被難，夏初避亂滻瀆，秋初亂定回湘」，時在民國十六年（一九二七）八月，則葉德炯、葉德輝於同年去世。

葉啓勳生平，據明崇禎六年寒山趙氏《玉臺新詠》書錄自云「年才志學，即從廠肆游。識秦曼青，其人蓋與余有同癖者，自後頻相過從有年。丙辰春間，永明周季譽舍人鑾詒藏書散出，余與曼青分得之」，可見其十五歲左右，即入市蒐書，並與揚州藏書家秦更年定交。民國五年（一九一六）丙辰，與秦氏分得

周鑾治藏書時，年僅十七歲。又書錄前有一九三七年自序云「幼承家學，性喜蓄書，十數年間，聚書十萬卷有奇」，殆渾言收書之年，但可見其年方而立，藏書已富。民國十年（一九二二），葉啓勳因事赴蘇，曾到上海謁見張元濟，獲觀涵芬樓所藏善本。民國十六年（一九二七）四月，葉德輝被戕身故，葉啓勳舉家避難至滬，與張元濟、秦更年等均有過從。三年之後，民國十九年（一九三〇），長沙又有戰事，同年冬葉啓勳再次避往上海。《紬書錄》之作始于此時，即自序所謂「滬濱米貴，居大不易，不得不以質之。……旅中岑寂，既發笥就所存者撮其大要而記之」，所記之書，積至百餘種，勒成三卷，求序於傅增湘，於民國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）鉛印行世。葉氏自序又云「其有續得，列爲《後編》」，然民國二十八年（一九三九）十月，長沙大火，葉氏昆季藏書未擣出者，與藏書樓併付一炬。葉啓發《華鄂堂讀書小識序》云「己卯春月，定兄取劫餘未盡之書編成書錄，更取所作各書之題跋訂爲《拾經樓紬書後錄》」，但未見刊本行世，恐已散佚。至一九五一年，拾經樓藏書由葉啓勳之子捐贈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，今大多收藏於湖南省圖書館。除《紬書錄》外，葉啓勳尚撰有《論上海涵芬樓影印四部叢刊》（《圖書館學季刊》第一卷第四期）、《四庫全書目錄版本考》（曾連載於《金陵學報》，未完）、《釋家字義》、《說文重文小篆考》（均載《金陵學報》）等文，並參與《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之撰寫。

《華鄂堂讀書小識》四卷，葉啓發撰。啓發譜名永發，字東明。葉德炯幼子，葉啓勳胞弟。據其《華鄂四十感懷》敘云「甲申三月朔，余四十生辰」，甲申爲一九四四年，則其生於光緒三十一年（一九〇五）。

啓發早年畢業於湖南私立修業舊制中學，雅禮大學肄業後，在長沙任教中小學二十餘年。據秦氏雁里草堂抄本《廣川書跋》書錄自記云「髫齡得先世父文選君訓示，牠識目錄板本之學。日游坊肆，搜訪舊籍，因識江都秦曼青更年」云云，按《小識》所述，啓發與其兄啓勳既有同好，自幼同入書肆訪書。兩家書錄所記之書，相同者十之六七，殆拾經樓、華鄂堂收藏，初未分彼此也。《小識》中各篇，最早者民國十一年（一九二二）壬戌，最晚者遲至民國二十四年（一九四五），同年勒定成編，分卷撰序以待梓。在此二十三年間，葉啓發曾四次攜書避難，除民國十六年（一九二七）、十九年（一九三〇）兩次外，又有民國二十八年（一九三九）、三十三年（一九四四）兩次，均避居鄉間。長沙大火之後，葉啓發曾重建華鄂堂，但次年即再次遇火被燬。避亂期間，葉氏閑居無事，乃考訂所攜各書，故《小識》中收錄者，以此數年所作爲夥。

二葉藏書凡數萬卷，歷經劫難，燬失者居其大半，如元刻《纂圖互註荀子》二十卷，即因長沙大火而「僅存其半」。兩家書錄，《拾經樓紬書錄》斷於一九三七年，收書一百又九種，其中宋刻十種、元刻五種、稿本五種；《華鄂堂讀書小識》斷於一九四五年，收書一百零六種，其中宋刻七種、元刻六種、稿本六種，其餘多爲名家抄校本及明清精刻本。兩書均係陸續撰成，隨得隨寫，雖非藏書之全部，卻可窺見其菁華之一斑。其藏書得自湘中故家爲主，如道州何氏、湘潭袁氏、巴陵方氏、永明周氏等各家舊藏，皆有歸之二葉者，其中尤以道州何氏東洲草堂之物最爲可觀。葉啓勳於舊抄本《玄牘紀》書錄中稱，得書於何紹基後人何詒愷，並云「太史之書，得之順天者爲多，大氏朱文正家物也。余先後得其所藏宋元精抄本

甚夥，其藏書目錄亦在余家，故知之頗詳」，蓋考訂版本之餘，兼及湘中藏書家故實也。

葉氏昆季藏書，頗有葉德輝郎園所未收者，葉啓勳《拾經樓紬書錄》自序云「凡先世父觀古堂中所無者，輒以重值得之」是也，亦有郎園舊藏而歸二葉者，葉啓發《華鄂堂讀書小識》自序「世父逝世，藏書爲從兄鬻於估人，數十年之所聚，散如雲烟。間有先世父舉賜之書，則余兄弟什襲珍藏，不敢或失」是也。二葉書錄中，有與《郎園讀書志》重出者凡數十種，大抵爲葉氏昆季收書後呈請鑑定者，如毛氏汲古閣影宋抄本《重續千字文》一書，葉德輝明言「從子定侯於丙寅歲盡以重值得之，呈予鑑定，因書其後」；又如《拾經樓紬書錄》中影宋抄本《自堂存稿》十三卷，即葉德輝所記之宋元明活字參雜本《自堂存稿》十三卷，據民國九年（一九二〇）庚申九月十七日葉德輝致孫毓修函，稱其侄於「去年春間得宋陳杰《自堂存稿》足本十三卷，其板宋、元、明三朝遞刻，中又有活字板羼入其中。《四庫》著錄只四卷，係從《永樂大典》本輯出，此乃兩倍之。王雪丞、朱古微均欲快睹，舍侄堅不允借。近已令其抄出一部，將來或列入涵芬樓叢書中，亦足廣流傳也」，可見此書確係葉啓勳弱冠時所得書，葉德輝著錄之而未明言書非已有，《郎園讀書志》中所收類此者不少也。至於葉氏昆季兩家書錄所收，相同者多至十之六七，若再與《郎園讀書志》合觀，一書之形制、內容、版本之源流、刊刻之優劣，無不可概見焉。

葉氏昆季撰寫書錄，直承世父葉德輝《郎園讀書志》之旨。葉啓發嘗自言「《讀書志》、《紬書錄》、《小識》體裁悉同。家藏書籍，先世父及余兄弟二人有題志者甚多，亦可藉以覘淵源家法，且示余之不敢

忘所自也」。今觀其體例，或有詳審過於葉德輝處。由於兩家著錄之書，相同者居其泰半，故書錄之撰寫，角度互有不同，而能相輔相成，相得益彰。書錄之特點，大抵有以下數端：

一曰客觀記錄。舉凡收得一書，無論稿、抄、校、刻，均逐一記錄其版本、行款、紙張、印記、校跋者姓名、收藏者姓名，天頭地脚，卷端紙尾，書衣書根，朱筆墨筆，句讀符號，巨細靡遺，讀其書錄，可想見原書之面貌。

一曰博考版本。私家藏書，多秘不示人，借閱匪易，比對版本，往往參考公私書目為主。葉氏昆季生於清末民初，歷代藏書目搜羅完備，一書入手，遍檢各家著錄，排比勘定，雖未目驗異本，而能見人所未見，揭橥一書版本之源流、刻印之先後、印本之優劣，並縷析各家著錄之是非得失，讀書得間，尤為可貴。

一曰實事求是。葉氏昆季所見，有出於葉德輝之外者，亦不為親者諱，宛轉指示，並不稍貸。如海昌吳騫、朱型手校舊抄本《雲麓漫鈔》，葉德輝誤會陳仲魚所錄手跋，以此為陳氏抄本，葉啓勳諦玩各家題記，辨其實非。袁芳瑛、莊世驥傳錄校通志堂刻本《經典釋文》一書，後有莊世驥錄葉石君等跋語，葉德輝因未見後抄跋語，誤定為葉石君抄本，葉啓發亦為糾正之。

一曰情文並茂。葉氏昆季於考訂版本之餘，兼及身世經歷，於世道之日非、藏書之散亡、先人之遭澤、世父之亡故、子女之殤逝，隨筆附記，近於黃蕡圃之漫識，而可覘見其身世離亂。人情書事，滄桑之感，躍然紙上。

此外，因葉德輝曾參與編印《四部叢刊》，《叢刊》又以選印精審名世，故葉氏昆季每以新得善本，與《叢刊》本相較，賞奇析疑，頗為可觀。尤其葉啓勳曾隨侍葉德輝於蘇州，並往來蘇滬間，觀涵芬樓藏書，飯聞緒論，見於《拾經樓紬書錄》中。如宋刻小字本《說文解字》一條，述《四部叢刊》選印大徐本《說文》，借照日本靜嘉堂藏本，先印入《古逸叢書續編》，再印入《叢刊》；小徐本《繫傳》借用適園張氏所藏為底本，乃以宋本《容齋五筆》出讓為條件始成議，多未經人道及。又如明天順六年黑口本《居士集》，辨《叢刊》承襲《天禄琳琅》之誤，定為元刻等，足備書林掌故。

《拾經樓紬書錄》於民國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）鉛字排印，因抗戰爆發，流傳未廣，茲據鉛印本整理。《華鄂堂讀書小識》曾四易其稿，至民國三十四年（一九四五）寫定，未及刊印，茲據湖南省圖書館藏稿本整理。兩稿排印、抄寫，或有訛字，略作校正，並出校記。原文訛誤或為衍文的文字用（ ）標出，改正後的文字或補字則用〔 〕標出，以供參考。至文中避清諱，如以「玄」作「元」、「弘」作「宏」之類，徑予回改，不再說明。全書後附編書名四角號碼索引，以便使用。本書整理過程中，曾獲南京圖書館沈燮元丈幫助，並由吳格先生審閱全稿，在此併致謝忱。個人學識有限，謬誤之處，知所不免，尚祈讀者教正是幸。壬辰秋，吳縣李軍謹識。

總 目

《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》第四輯編選說明	一
整理說明	一
拾經樓紬書錄	一
華鄂堂讀書小識	一
書名索引	一

拾經樓紬書錄

葉啓勳 撰

李軍點校

長沙葉氏紬書錄序

長沙葉君定侯，余同年生矣彬吏部之猶子也。吏部君碩學通才，以藏書名海內，所撰《書林清話》、《郎園讀書記》，於版刻校讎之學考辨翔賅，當世奉為圭臬。二十年來，南北往還，賞奇析異，與余契合無間。嘗數數為余稱道定侯之賢，謂其劬學嗜古，克紹其家風，余固已心識之。昨歲南游衡山，道出長沙，定侯執年家子禮來謁，始得相見。洎余返棹，乃造廬觀其藏書，舊槧名鈔，連楹充棟，中多罕傳秘籍。余披玩竟日夕，手籍其要於《瞥記》中。其最著者，如宋刊則有《韻補》、《古史》、《宣和書譜》，秘鈔則有汲古閣影宋之《重續千字文》、雁里草堂之《廣川書跋》，名校則有毛斧季之《春（緒）〔渚〕紀聞》、何義門之《才調集》，而陳燾甫之《自堂存稿》十三卷本，足補秘閣闕遺，尤可寶貴。蓋頻年搜采，鑑別既精，卷帙遂富。吏部君藏書身後散出者，其秘本又多為君所得，如堯卿之有簡巖，若雲之有月霄焉。頃者定侯書來，言近以曝書之餘，舉家世所藏，分別部居，寫定成帙，將付梓人，屬為文以弁諸首。自維生平好尚，雅在圖書，萬卷丹黃，窮年莫究。方懼學術之衰微，悵知交之寥落。今定侯乃能衍其世父之緒業，且駸駸光顯而昌大之，竊幸清芬之世守，更私喜吾道之不孤矣。嘗觀古來言藏書者，咸爭推吳越故家，而楚蜀之地，乃

寂寂無聞。然余覽劉將孫爲張夢卿總管作《長沙萬卷樓記》，盛稱湖江之上，嶽麓之外，翬飛照郭，牙籤插架，臚列山集，清風佳客，考古訂今，則自宋元以來，衡湘之文，炳炳麟麟，已蔚成圖書之府矣。洎有清中葉，如安化陶文毅、寧鄉劉春禧、道州何子貞、湘潭袁漱六、巴陵方柳橋諸公，皆家富萬籤，名流四域。就余所寓目者，東洲草堂所藏有《漢隸字源》、許氏《說文》，皆宋刊孤本。而媛叟手錄《乾隆政要》及《說經》之書，至數十鉅冊。卧雪廬所藏《史記》、《兩漢書》，每書宋本臚陳四五刻，書簿盈尺，大冊厚踰數寸，李椒微師曾親見之，詫爲淵海之藏，然所獲者尚不及其二三。方氏久官嶺南，多得伍、潘諸家篋藏，其中雖少古本珍籍，然僻書雜記，明人遺著，多世所稀覩。光緒季年，輦入燕肆者尚數十萬卷。李亦園禮部嘗手疏所見，爲《雁影齋題跋》。其懸市所餘者，盡以輸之國學。此皆古今圖籍之菁英，三楚前輩畢生精力之所聚。若持此以與吳越故家比長挈大，寧容多讓。而百十年間相繼淪散，流轉於不知誰何之手，或求其簿錄而亦渺不可得，斯亦使人望古而遙集，撫卷而興歎者矣。吏部君奮起於諸公之後，其閑識曠才，銳欲整齊四部，網羅百家，與當代瞿、陸、丁、楊齊驅並駕。惜生逢陽九，志不獲舒而身亦被禍，然其流風餘韻，猶能霑溉後學於無窮。定侯以壯盛之年，上承家學，專心厲志，枕藉其中。又久居會垣，舊族遺書，時復勤加搜集，故不越十數年，而著於目錄者已美富如此。倘復假以歲年，遭逢際會，斯其校訂之勤，儲藏之富，視袁、方諸家必有後來居上之勢。異時衡岳之北，洞庭之南，虹月宵騰，卿雲覆被，四方人士望光氣而爭趨者，其必君家邸也。歲在乙亥九月既望，江安傅增湘序。